

脂漏性皮膚炎談主流醫學仍無可奈何

1. 廖桂聲 中西醫師

廖桂聲中醫診所 www.lkscmc.com.tw

2. 新漢醫學會理事長 洪耀銘

印象仍舊鮮明的記起一件事，彷彿是剛剛才發生的事，有位看起約莫三十多歲，臉上充滿了書卷氣的年輕人，摻扶著一位女性的長者，很有禮貌的跟我打招呼，並說明他的來意。原來，虛弱的長者，因大腸的腫瘤，兩三年來，已在某大醫學中心動過三次大手術，在腹部也已做了人工肛門，受盡了如地獄般的折磨，幾乎不成人形，體力幾乎不支，走幾步路就喘噓噓，但仍懷抱一絲希望，企盼藉由練氣功來強化身體。花了一些時間，聆聽病人細訴來龍去脈之後，突然發現到年輕人的臉上，泛紅並且還有角質層的脫屑，基於本能的專業反應，關懷的詢問他：「某大醫學中心的皮膚科主任，對於像你這樣的皮膚病，是醫學權威，你有沒有去找他看診呢？」年輕人跟我說：「有！」我說：「這是整體免疫系統的疾病，類固醇或抗生素在急性發炎時，暫時吃還情有可原，但不能一直吃，否則，整體免疫系統將會破壞殆盡，後果就會慘不忍睹。」此時，這位身旁的年輕人，不像一般的病人似懂非懂，反而，帶著堅定而肯定的語氣回答：「我很清楚，謝謝關心！」

至此，就起身與病人，一起練簡單的動功之後，病人已需要休息，年輕人很客氣的問：「費用需要多少？」我也直率的說：「因為沒有拿藥，只是單純的練氣功，我們原則上是不收費的，更重要的是，請病人要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決心，務必好好練功，在兩個星期之後，我們會視病人的情況，再作適當的調整。」年輕人一臉懷疑，似乎對我們的作為感到訝異，連忙說：「謝謝！」接著就轉身摻扶著長者回車內休息。我原以為他們即將驅車離去，轉瞬之間，年輕人已出現在我眼前，匆忙的跟我說：「能否開個藥讓他吃看看？」就開了「梔子精華膏」與「苦參圓」，於是，付了費用之後，他才安然且釋懷的離去。我在私底下猜想，或許是沒收費，年輕人自覺不好意思，只好拿些藥，付個費用，才會心安理得，從他不以為然的表情，很輕易的讓人讀出，並非是為了臉上的皮膚病，才做出的決定。

但令人瞠目結舌的是，一個禮拜之後某個傍晚的時刻，這個年輕人突然出現在我面前，用非常懷疑的眼神與不敢相信的口吻，請問：「藥吃了很有效，但是否加了類固醇或抗生素？」我倒抽了一口氣，用堅定與肯定的語氣，反問：「像「梔子精華膏」與「苦參圓」，這些天然且經過獨特萃取濃縮的藥，是不是比類固醇或抗生素還好？」經此一問，年輕人突然愣住了，似乎頗有認同的體悟卻又啞口無言，好不容易終於擠出了一句話：「除了內服藥，還有可以擦的外用藥膏嗎？」

應驗了「有心栽花花不開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」的經典名句，又再一次的，給予內服的「梔子精華膏」與「苦參圓」及外用的乳霜藥膏，這個年輕人帶著愉悅且感恩的心，向我說：「謝謝，再見！」然後，身影就在我眼前，慢慢的消失了。

歲月如梭，很快的一個星期又過去了，這位年輕人再度輕輕摻扶著他的姑媽緩緩地走進來。乍看之下，這位女性長者的精神氣色，跟上個禮拜比較起來，已顯著躍進了一大步，她還笑著跟我說：「不好意思，沒有很認真練功，但以「置之死地而後生」的心態，看開放下之候，所有身心靈的困擾，在不知不覺之中，就這樣一點一滴的好了起來，真的有點讓人覺的不可思議。」

令人再度感到欣慰的是，這位靦腆的年輕人，其臉上「脂漏性皮膚炎」，紅腫脫屑的嚴重發炎現象，像是換膚一般，明顯改善了許多。就這樣，再一次的一起練功之後，就自然而然的聊了起來，眼前的年輕人，表明了他就是某大醫學中心的醫生。還真的是令人眼睛為之一亮，詫異到讓人難以置信，平凡無奇的「小廟」，竟然在名聞遐邇的「大廟」中，來了一位稀有的貴客。天資優秀、絕頂聰明的他，娓娓道出：「從小就立志要當醫生，一定要治好自己與跟他一樣疾病的人。」料想不及的是，經過了無數的磨鍊與考驗之後，終於圓了醫生夢，但令人遺憾的是，卻無法治好自己臉上的疾病，因為小時後吃「類固醇

與抗生素」，看遍了中西醫，求神問卜之餘，也吃了無數的偏方，過了二、三十年後回過頭來，還是吃「類固醇與抗生素」，當然還是不歸路，病情雖非病入膏肓，卻深陷無計可施的愁城，只能無奈的坐以待斃，還真的是令人汗顏，自慚形穢不已。

脂漏性皮膚炎：



(圖一)



(圖二)



(圖三)

在(圖一)的圖片中，鼻翼的兩旁，有泛紅的發炎現象，且在鼻翼上，亦有角質層的脫屑狀況。在(圖三)的圖片中，可以很清楚的看見，印堂與額頭的部位，也有泛紅的發炎現象。

由(圖一)的急性發炎期，一直到(圖二)的修復期，我們給予內服的「梔子精華膏」與「苦參圓」及外用的乳霜藥膏，真的令人不可思議，不到兩個星期的短短時間，就有異想不到的效果。

或許是從雲端摔下來的感覺，不再以為主流醫學就是上帝的手，可以無所不能，甚至可以讓盲眼看見，讓癱了的瘸子可以健步如飛。事實上，人類渺小且無知到連一個細胞，都無法知悉裡面的千變萬化，更

何況要創造一個細胞，簡直就是天方夜譚，所以經過了多年的歷練之後，才真的恍然大悟，「在疾病的面前，唯有謙卑。」

說的極是，主流醫學許多紮實的論述基礎，有時只是鑽牛角尖，脫離現實、迷信量化或偏重數據分析與模式建構，其精準度猶如黑猩猩射飛標，先畫好各種可能性的預測圖表，如此射箭再畫靶的技倆，已成為普世馬首是瞻的象牙塔數字遊戲，如今，已是一呼百應，令人俯首稱臣的魔術子彈（magic bullet）。

但真的是這樣嗎？有一個令人莞爾的故事：有個癌症的化療專家，紮紮實實，拿出實證的研究數據，來證明病人的癌細胞，已完全殺光光。但病人因強烈的化療，雖已無癌細胞，人卻冰冷的躺在那裡。此事，絕非空穴來風、憑空捏造，放眼今日的腫瘤醫學，此事，比比皆是。所以，「數據像皇后的貞操，不容置疑」，這句話固然顛仆不破，卻也諷刺至極。是故，數量化和指標化且提綱挈領的編出一套，只有白癡和鬼才會相信的說詞，然後，大張旗鼓喊得震天價響來粉飾太平，因而原本欣欣向榮的健康身體，就每下愈況，這樣好嗎？合乎邏輯嗎？生命是天人合一的命運共同體，唯有彼此融合為一整體，而各司其職、互相串聯、互相牽引，不可或缺，彼此輔助，相互依存，不可能單讀抽離，若是抽離之後，那將使完整的身體裂解而四分五裂，甚至是支離破碎不堪。今日的主流醫學，其本質是骨肉分離，完全不相連

的，只是以「萬中取一」或「掛一漏萬」的「苛學」來搪塞之，吾人豈可置身事外？果真如此，「蠶食以始，鯨吞以終」的醫學，「那是研究，不是治療」，又豈可混為一談？醫學貴為人類追求健康的目標與工具，而一切醫學的目的，其終極的理想，是要為眾生服務的，是為了要追求健康的生命。然而，主流醫學在所處的當今世界，已被當作是普世價值而大肆推銷，已混淆了醫學純正的立場與大是大非的核心價值，實質上，也已被富可敵國的大財團，利用媒體廣告、知識菁英等，無所不用其極的宣導，乃至社會運動來操控誤導，而成為特定階層予取予求、攫奪掠取的工具。毫無疑問的，生命的健康與安全，不能只依靠一批醫生、專家或團體的保障。二十一世紀的醫學雖然文明，但人類並為就此而一片光明，反而出現更多的陰暗死角，傳出悲慘哀嚎的求救聲，也每天上演著「痛苦而活，折磨而死」的悲劇，有志之士，豈能視而不見、充耳不聞嗎？

由是觀之，如何處理科學化與其意義及核心價值的關係，如何取捨量化與事實的研究，如何使學術界與實證醫學結合，這些都是我們醫學者，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。反觀，傳統醫學也像是個不折不扣、如假包換的肚臍眼，從古至今，就只看自己的肚臍眼，這也就算了，更糟糕的是，愈看愈喜歡，就像自戀狂般的弊掃自珍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毫無自知之明，總是高來高去，字斟句酌，話中有話，專講一些摸不著

邊際的話，卻又話到嘴邊留半句，令人暈頭轉向、人仰馬翻，這種特有的朦朧性質表象，亦只是霧裡看花，如何讓人心領神會？若遭遇到生命交關的實質問題，又如何石破天驚呢？就目前看來，到底要幻滅幾次才會令人高興？若是這樣，事情當然難解，但不是無解，端看有志之士，能否把握機遇，共同合作，深化發展，全力以赴。凡是身為醫學者，都必須摸著良心，用「致良知」的真誠，去檢視自己的醫學，最忌諱的就是，視若無睹並心懷不軌，或企圖把自己的視而不見，以說謊的方式自圓其說，泯滅良心，將其合理化，這不僅是自欺欺人且將是害人害己的邪知邪見了。

似乎是在觥籌交錯、把酒言歡之後，畢竟，志同道合，英雄所見略同，於是，順手拿起一本「新漢醫學」的拙著，親自題字簽名，送給這位「自己生病了，才知道怎麼醫」且具足良知良能的年輕醫生。任誰都知道，天下事不可能是一帆風順，天天都是風和日麗的好天氣，有時總會颳起大風下起大雨，疾病亦復如是，在尚未完全復原之前，有時還是會起起伏伏。還記得，正是豔陽高照的暑假，年輕的醫生與他的一群同學，到墾丁公園潛水消暑，雖然做好了完善的防曬準備，但無情的烈日仍然把他曬得舊疾復發，只好又帶著紅腫脫皮的臉來拿藥，一見到我，就很誠實的跟我說：「他已先服用過類固醇與抗生素，也擦了含類固醇的外用藥膏。」我帶著微笑跟他說：「類固醇與抗生素，

在疾病嚴重且急性的發炎期，暫時使用無妨，但可以不用，就儘量不要用。另外一事，既然清楚「脂漏性皮膚炎」要注意防曬，卻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雖然勇氣十足、自信百倍，但總不能暴虎憑河，太過輕敵則會落到大意失荊州的下場，終至不忍卒睹。」特別的叮嚀他，此時，正是疾病嚴重且急性的發炎期，務必一兩個小時或兩三個小時，緊湊的內服「梔子精華膏」與「苦參圓」及外用的乳霜藥膏，病情才有辦法快速的緩解，他點了個頭，心領神會且微笑的離去。

值得慶幸的是，一張潔白無瑕的臉，透露出文質彬彬的氣質，在經過約兩星期之後，又再度出現在我眼前。而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是，身邊還伴隨著兩三個親愛的家人，此時，我的心中已清清楚楚，他已卸下對「新漢醫學」懷疑的態度，轉為相信、讚賞，想必，由他好學的精神，勢必認真研讀過，並且印證了他的醫學臨床經驗。否則，以他的專業背景，豈不笑掉無知之人的大門牙，甚至拿家人的生命開玩笑，以常理來說，若是這樣，豈不是腦殘、弱智或頭殼壞掉嗎？幸好都不是，反而是自己親身經歷過，無助的挫折與絕望的失落，猶如黑夜中的船，在茫茫的一片大海，突然看到了一座明亮的燈塔，一種生命的偉大力量及明智的抉擇，驅使他奮不顧身、勇往直前的航向燈塔。還有，更令人拍案叫絕的是，他帶著醫學中心的幾個同事來時，還特地介紹「新漢醫學」書中，運用科學生技，獨特精製的藥，並且如獲

至寶般的興奮，不由自主的拉高嗓門：「真的不到十味藥，就幾乎可治療世上所有的疾病！」他的同事目瞪口呆也難以置信，異口同聲：「真的嗎？哪有可能？」機智敏捷的他，指著自己現已柔潤白晰且英俊瀟灑的臉龐，自信的說出：「眼見為憑，事實勝於雄辯。」叫人難以置信的還有，對於主流醫學與傳統醫學的黨同伐異，或是見縫插針，甚或流於意識形態的意氣之爭，其甚不以為然的愷切指出：「縱使皆是用心良苦且皆立意良善，也都只是畫地自限，水火不容又何嘗不是醫學上莫大的悲哀？若不能志同道合又如何大展身手？」

之於主流醫學與傳統醫學的優缺點，如何相輔相成的互補，似乎也胸有成竹，還能侃侃而談的闡釋：「傳統醫學的「八綱辯證（陰、陽、表、裡、虛、實、寒、熱）、六經辯證（太陽經、陽明經、少陽經、太陰經、少陰經、厥陰經）與汗吐下三法」，這些令人莫衷一是的詮釋和想像的「虛玄理論」，只是海市蜃樓或空中樓閣，觸目所及皆是光怪陸離的夢幻泡影，令人莫名其妙。然而，傳統醫學的歷史卻以奇特的方式演進，這些「虛玄理論」，卻成了傳統醫學美麗的夢幻牌匾，但在實證醫學上卻不必然具有真實的基礎，其中不乏動人的辭藻與美好的願景，卻通篇看不出，任何理性邏輯的依據，真是令人錯愕、遺憾。若真的要讓傳統醫學更貼近真實，當務之急，就要練習把那些美麗而夢幻的牌匾拆掉，如實的認識實證醫學之真實樣貌，同時以「務

實求真」作為基石，亦即「所有的疾病，都是發炎現象」，只有發炎的「熱症」而沒有虛構且根本不存在的「寒症」，以此作為「融會貫通」的根本大法。無可置否，要把任何根深柢固的既成事物，做一個修正或釐清，絕非易事，其中，總要有替代之道才會圓融，否則，多少殷殷期待的望治之心，將無所適從。

有位英國的學者說過：「一件大事既已發生，要我把它說出來，固非易事，但要我沉默以對，卻絕無可能。」就在眼前，具足良知良能的年輕醫生，藉由本身的切膚之痛，念茲在茲的，就是良知的醫學真理，難怪，其說起話來，真的是思緒縝密、擲地有聲，對其寧鳴而死，卻不願噤若寒蟬的正義之聲，或許一知半解、甚至全然無知之輩，聽起來可能會非常刺耳與不悅，但其絲絲入扣且入木三分的忠言逆耳之言，卻非盡誣之言，況且，指證歷歷，這些當頭棒喝的肺腑之言，實在值得有心人研究，甚至反思其中的意涵。

再回過頭來，反觀，〈〈傷寒雜病論〉〉的條文，是實上，真的是龍蛇混雜、濫竽充數的藏污納垢，在所多有，深入探究之後，確實比比皆是。再者，〈〈傷寒雜病論〉〉，若真的已是從根爛起，再怎麼大動作擺譜，也是滿目瘡痍，唯有拿出尚方寶劍，大刀闊斧一番，才是正本清源之道，若是，再拿雞毛當令箭，又如何脫胎換骨？若真要把〈〈傷寒雜病論〉〉，從瀕臨崩潰破滅的邊緣，轉而枯木逢春，靠的

絕不是食古不化的僵化思維，而是把主流醫學的理論，融入我們的實證經驗與傳統醫學的智慧，形塑出解決疾病的新思維，並且，總結教訓的學習、調整與創新的能力，那就是「新漢醫學」書中所揭露的，即「所有的疾病都是發炎現象」，並且將《傷寒雜病論》萬古流芳的精髓，縱使不到十味藥，卻有如鑽石般的亙古耀眼，進而運用獨特的生物科學技術，其所精製的藥，諸如：「梔子精華膏」、「知母精華膏」、「勇之寶」、「苦參圓」、「黃柏圓」、「大黃圓」、「黃連膠囊」等，巧妙應用，必然殊勝無比，更能得心應手。一言以蔽之，一路走來，自始至終，本著「大道至簡，化繁為簡，以簡馭繁，一以貫之」的思維，也唯有這樣，在錯綜複雜的疾病面前，我們才有辦法熟能生巧的「以不變，應萬變」。